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DANGDAI XUEZHE SHIYEZHONG DE MAKESI ZHUYI ZHAXUE

XIFANG XUEZHE JUAN

西方学者卷 下

■ 丛书主编 袁贵仁 杨 耕
本卷主编 吴晓明

(第二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DANGDAI XUEZHE SHIYEZHONG DE MAKESI ZHUYI ZHEXUE

XIFANG XUEZHE JUAN

西方学者卷 下

■ 丛书主编 袁贵仁 杨 耕
本卷主编 吴晓明

(第二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学者卷(全三册)/
袁贵仁、杨耕总主编; 吴晓明分册主编. — 2版. — 北京: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303-14262-0

I. ①当… II. ①袁…②杨…③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967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125.25

字数: 2052 千字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0 元(全三册)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祁传华

美术编辑: 高 霞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下)》

主编 吴晓明 副主编 张 亮

主要参编人员

孙乐强

周嘉昕

林 密

蒋天婵

冯 潇

目录

鲍勃\1

技术与生产方式\3

胡克\23

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26

对马克思的贡献的评价\42

威尔逊\51

辩证法的神话\54

威特尔\71

马克思和恩格斯\74

阿克顿\111

历史唯物主义\114

塔克\143

两种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146

新唯物主义\158

米尔斯\169

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172

李希特海姆\195

导言:方法论说明\198

历史唯物主义\204

结论\216

吕贝尔\221

“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224

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影响\232

费切尔\251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一)\254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二)\276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三)\297

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313

阿温纳里\331

异化与财产\335

科拉科夫斯基\361

导论\364

摘要重述及哲学评论\369

莱文\384

《辩证法内部对话》前言\387

辩证法内部对话\393

辩证法的毁坏\401

古尔德\418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导言\421

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431

古尔德纳\444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447

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459

海尔布隆纳\474

唯物主义的历史说明\477

维塞尔\495

《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后记\497

巴特莫尔\518

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社会的理论\521

麦克莱伦\535

马克思的遗产\538

恩格斯的贡献\543

巴黎手稿\553

卡弗\577

辩证法的发明\580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恩格斯对马克思”\599

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607

列文\623

马克思、恩格斯和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625

鲍勃

曼德尔·默顿·鲍勃 (Mandell Morton Bober, 1891—1957),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研究专家。他曾任哈佛大学讲师, 后任美国劳伦斯学院经济学教授, 代表作有《卡尔·马克思对历史的阐释》(1927)、《中间价与所得理论》(1962) 等。

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 鲍勃受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影响, 首先, 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看作是一致的。其次, 他认为马克思主张历史具有类似于自然规律的特征, 遵循进化论式的决定性道路, 在其中生产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卡尔·马

克思对历史的阐释》是集中体现鲍勃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部著作。该书初版于1927年，经过大量修改之后于1950年发行了第二版，其后多次重印，流传很广，影响颇大。通过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鲍勃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分析了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试图对他的经济概念和历史概念作出客观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的历史发展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批评和发展。最后，他得出历史的发展是由多股力量推动的，因此不能像马克思那样依据单一的层面解释。

本书选取了该书第二版第一部分《历史的物质基础》第一节“技术与生产方式”。在这部分中，鲍勃阐释了马克思对生产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将物质资料的生产，进而将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视为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但马克思对生产的论述有一定的矛盾。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变革引起了社会秩序和机制的改变。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技术并不能涵盖生产的全部内容。生产过程包括三个要素：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后二者被统称为生产资料。而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则是对这一过程不同角度的透视。生产方式是对卷入该过程的各要素的总称，生产力涉及这些要素的特定方面。由此观之，技术既不能被用于一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判定，也不能被视作生产力的全部内容。面对上述两种观点，鲍勃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倾向于后者，即把生产方式看作维持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涉及三个方面：（1）分工与合作框架中的劳动组织、技能以及劳动力的状况；（2）地理环境和资源以及物质利用的知识；（3）技术手段及其过程、科学的一般水平。这一有机整体决定了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并由此触发了一系列观念和矛盾的形成与链接。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强调交换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重要性。

技术与生产方式^①

《物种起源》问世的十二年前出现了这样一本书，它阐述了一种包罗万象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历史进化论，宣称自己既说明了过去又令人信服地预见了未来，而且没有哪个阶段的社会生活能逃出它的法眼。几个月后，该作者与他的朋友合作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具体运用这一理论勾画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指明了那种逐渐破坏现存秩序并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的力量。这本书就是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而那本小册子则是《共产党宣言》。这种有关历史与社会的观点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经济决定论，然而每一种称呼都遭到了非议。这一理论或以一般框架或以具体应用的方式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写于1845年，但大约九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之后的所有作品。它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起了持续数十年的争论。在现实政治中，对一些人而言，它标志

① 选自《卡尔·马克思对历史的阐释》，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着人类革新的希望，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它则意味着邪恶动乱的威胁。

马克思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让社会历史以神正论的方式，在伟大人物的伟大观念的灵光闪现中，或者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展开；或者在王公贵族的王朝野心与政治权谋中寻找社会事件的基础和原动力。他极力主张人类历史不是事件的偶然聚合，也不是令人莫衷一是的抽象因缘轮回，而是这样一个内在结合起来的现象领域，它的特征就在于那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规律性，且依循一种进化论式的决定性道路。在该领域中存在着的支配文明的可认知的客观力量。它们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人的动机和观念的确立、体制的构建以及将事件发展的趋势引向可预见的目标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宣称，在他这里，这些力量将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被研究，并从历史自身中总结出来。

马克思宣称，社会生活的基础并非建基于“神圣”领域，而是存在于俗世事实之中。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以某种方式组织他们的生产活动。这是群体文化的决定性因素。生产——社会谋生的方式——“归根结底”是压倒性的原因，而其他的一切——团体的利益、机制、观念、发展不过是它的结果。这正是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的生平时所讲到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

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观的主要要素。为了正确地并在与整体的关系中了解所考察的某个要素，我们需要在一开始就概要地描述一下这种理论的突出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常为人所引用的一段说明则最为合适^②：

(1)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3)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4)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5)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6)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7)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8)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9)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10) 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11)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2)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13)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14)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15)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一、技术

本节的目的是考察马克思的历史基础（理论）的本质，即他关于生产的理解。在论述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止一次地遭遇下述情况：马克思并不总是习惯于下力气对他所使用的概念作出清晰的说明，也不习惯于对他自己提出的理论进行详尽的陈述。因此，产生了许多使细心的读者感到困惑的晦涩之处与矛盾之处。就我们所考察的内容而言，马克思的学生们对此的理解其实也颇多分歧。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组织的基础在于技术进步；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马克思所想的要比这个复杂得多。那么，这个说法有何凭据呢？

马克思在许多地方相对明确地赋予了工具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现在生产面包是用蒸汽磨，而从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生产面包的这些不同的方式……”^① 他在这里似乎把生产等同于技术。更为明显的是这段话：“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 《共产党宣言》中亦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断言：“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③

同样，技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段落也被赋予了突出的意义。马克思说：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资本论》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任何一种消弭这段话重要意义的尝试都不得不面对下面一段话的棒喝，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写道：

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①

在另一个脚注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加清楚的判断：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某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②

同样，在这一卷的其他陈述中似乎也存在着一一种将技术等同于生产方式的倾向。例如，马克思指出：“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③跳过几页，他指出剩余价值将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非工作日的延长而得到扩大，“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④。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条观点中的第一条与马克思的另一看法——资本主义确实导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就在于劳动的组织 and 状态的变化——完全矛盾。马克思是一位尖锐的思想家，却也是一位马虎的作者。

在马克思研究者中，偶尔会有人极力主张对上述提及的一些引文作有保留的理解。以上面引用的《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为例，那段话的最后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

① 《资本论》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同上书，409～410页。

③ 同上书，344页。

④ 同上书，350页。注意他在条件前加了“社会”这个定语。

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在正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喉舌、《新时代》杂志的前任主编亨利希·库诺夫博士看来，马克思在这句话里仅仅是想声明通用手工磨的阶段和封建主义相适应，而蒸汽磨盛行的时期则与资本主义相适应。他认为，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赞成技术决定社会形式的观点，因为马克思紧接着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①库诺夫博士认为这句话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生产方式^②，而非技术，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变化。^③

库诺夫博士的立场是经不起推敲的。马克思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含义不是表明使用手工磨的社会与封建主义相应，使用蒸汽磨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相应。“产生”意味着手工磨带来、培育、导致了封建秩序，蒸汽磨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同样，在有关手工磨和蒸汽磨的表述之前，马克思明确肯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将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随后，他以手工磨和蒸汽磨为例说明了生产力的变革。换言之，技术是一种生产力，而技术的变革引起社会秩序和机制的变革。显然，技术在这里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种关系中能够插入的唯一保留性观点是：在马克思的方案中技术不是唯一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机制的变动也可能由它之外的生产力的变化引起。

尽管有些保留性理解可能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有其合理性，但作为一个整体，上述引文倾向于表明，马克思强调技术的发展，而那些对他的历史动力论观点作出狭隘理解的人们的观点并非没有牢固的支持。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告诉我们，有一次马克思注意到了伦敦摄政街展出的电动机车，由此想象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并为此兴奋异常，马克思宣称：“现在问题解决了——结果不能确定。经济革命之后政治革命必然到来，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唯一表达方式。”^④

在恩格斯看来，可能更保险的说法是不能无条件地承认工具构成了社会的根本力量。最为典型的是1894年的一封信，恩格斯在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② “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并不精确。英文翻译还有“物质生产力”（material productivity），和最初所采纳的 *productivité matérielle*，后者是马克思写的法文。

③ Die Neue Zeit, XXIX, no. 2 (1911), 856nn.

④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p. 57.

中指出，经济条件决定了社会产生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方式，并且将生产技术涵盖在内；这一技术决定了交换、分配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他接着说到，经济条件也包括地理环境。跳过一两段，他又宣称：“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①从信里的这些和其他观点来看，当恩格斯把技术视作首要环节时，他渴望将非技术的因素纳入他所认为的支配着历史的“经济条件”中。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当恩格斯总结路易·摩尔根（Lewis Morgan）对原始社会的划分时，恩格斯同样把工具置于突出的地位。他指出，鱼和火的使用引出了蒙昧时代的中间阶段，弓箭的发明导致了它的高级阶段，而野蛮时代的三个阶段则分别以陶术、农业、驯养家畜以及冶炼铁矿的知识的出现为标志。^②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原始社会主要是以家庭组织，而不是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同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各个时期也不是以生产的不同方式区分的；相反，所有这些阶段联合起来代表了一种生产体制，这一生产体制被他们称为氏族或原始共产主义。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对上述结果作了一些阐述。^③正如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中将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发现了四种生产方式，其中的第一个是氏族（其后是古代奴隶制），而不是蒙昧或野蛮阶段。尽管如此，如该著作的下文所述，火的发明被视作一个划时代的现象。

最后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著名论述。^④同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一样，他认为文明进步的本质在于人类自由的进步。他说，在历史的前夜，摩擦生火的发明为人类挣脱自然的束缚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且是标志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杰出成就。在现代社会，给人带来自由的首要要素是通过蒸汽机的发明而实现的由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蒸汽机尽管在社会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③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④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下文统称为《反杜林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有必要指出这本书的观点本质上是马克思的观点，恩格斯承认（同上书，11页）这本书囊括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因此在出版前马克思曾阅读过该书的手稿。

变革”，但就意义的重要性和深入性而言仍然不及火的发明。恩格斯以显著的事实观察结束了这段话：“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如火）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在这里，尽管技术并不就是制度和观念的温床，在恩格斯看来它显然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二、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理论的经典表述中，他们强调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是原动力。例如，上文所引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中很长的一段话可以印证这一点。下面是恩格斯的一段典型表述：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

一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只涉及技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引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的表述来说明这一点，这段话的重点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而没有涉及工具和技术，他宣称：“大体上说，如果这些话有什么意义，那么其意义也只能是：技术发展的特定基础得以确定——因为如果不是用技术潜能的话，很难理解‘生产力’究竟是什么。技术决定了经济生活的结构……这一结构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② 保罗·巴尔特（Paul Barth）教授认为马克思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视作技术进步的结果，仅仅是为了代替技术他才使用了“生产力”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一表述。为了表明马克思把集体的思想、行为、遭遇设想为物质生产力发展直接或间接的派生物，而后者则是原发现象且不需依赖任何原因。巴尔特列举了一堆马克思的原话，用来强调诸如“生产”、“生产和交换方式”、“物质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②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XXXIII (1911), p. 316.